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三

順德簡朝亮述

緇衣

謹案經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獨以緇衣名篇者。好賢則無所不統也，其惡惡可知矣。論語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大學所以言仁人放流之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又曰。急親賢也。緇側其反

釋曰。孔疏引鄭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此未統惡惡而釋之矣。作緇衣者。記子思之言也。今於坊記詳焉。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答何劭詩注引子思子曰。詩云。昔

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今皆在緇衣篇也。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以智反

鄭氏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措與錯通七故反

謹案子者丈夫之美稱。美其不負所生也。仲尼弟子稱仲尼曰子。子思弟子亦稱子思曰子。如記子思之言。又皆以子曰爲文。則與論語同而無別矣。今緇衣篇凡二十四節。其稱子曰者二十三。而於此首節特稱子言之而變文。明其別乎論語也。說詳坊記。論語言君子易事者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蓋不求備焉。將庶幾無罪歟。易曰。易知則有親。謂相和也。奚得罪乎。此所以刑不煩也。幾平聲

釋曰。表記云。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蓋表記稱子言之

者八。此其一也。而其下連文獨有曰字焉。此一字句也。以其他皆讀子言之絕句矣。今緇衣讀同。鄭注。措釋文作錯。其義通也。引易者。繫辭傳文。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好去聲上惡烏路反下惡如字愿原去聲

鄭氏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刑法

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者也。

文王爲政。克明德愼罰。還音旋。粲七旦反。衣緇衣上衣去聲。下衣如字。畀必利反。射仕呰反。昊何老反。

謹案緇衣詩鄭風篇名。緇黑色。諸侯朝服。以十五升緇布爲之。巷伯詩小雅篇名。此以寺人爲宮中巷官之長。詩序曰。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愿謹也。荀子曰。孝悌原愨。原古通愿。作愿與咸服互文也。故引詩以作興其孚信者明之。大雅詩文王篇。儀則也。長丁丈反。愨苦角反。

釋曰。詩緇衣篇四句成章。其曰敝白還者可微讀之爾。顧氏炎武以爲一字句。非也。如句絕則慼矣。毛傳云。粲餐也。禮雜記云。朝服十五升。蓋升八十縷。以十五升爲布幅二

尺二寸。其至精焉。此麻布也。古未有棉。寺人奄也。周官列

上士。有北所有北方也。毛傳云。北方寒涼而不毛。詩疏云。

毛謂草木也。有昊所有昊天也。鄭箋云。付與昊天制其罪

也。說文云。愿謹也。愨謹也。孔疏云。愿愨也。今訓謹者。以義

同易明爾。引荀子者榮辱篇文。釋言云。試用也。咸皆釋詁

文。詩我將云。儀式刑文王之典。毛傳云。儀善也。鄭箋云。我

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鄭釋儀者與毛異矣。詩文王

傳箋略焉。成十三年左傳言威儀之則矣。蓋儀者則也。孝

經云。則而象之。遂引詩其儀不忒而明民則焉。刑法孚信。

釋詁文。經引作孚以明咸服者之作愿。猶坊記言作興例

也。釋言云。作爲也。鄭以言此經未洽也。論語云。舉直錯諸

枉則民服。明爵不瀆而民咸服也。論語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明刑不試而民作愿也。蓋互文也。書康誥云。克明德慎罰。言文王也。鄭以言其好賢惡惡也。鄭注。取彼讒人。今詩作譖人。經文。萬國作孚。今詩作萬邦。微讀之讀音逗。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遯與遁通倍音背涖音利孫音遜

鄭氏曰。格來也。遯逃也。涖臨也。孫順也。甫刑。尚書篇名。匪

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蚩尺之反

謹案格正也。論語曰。有恥且格。遯則求免而已。論語曰免而無恥。子者中庸所謂子庶民也。結者信以固結而成民也。論語曰。民無信不立。倍與背通。甫刑。今尚書呂刑也。苗謂三苗。當堯時。民人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宜曰君民者。猶左傳稱君人者也。而苗君不君。故惟曰苗民。今尚書匪作弗。命作靈。匪非也。非用命則弗用善矣。靈善也。古通令。轉爲命。亦聲近焉。制卽呂刑言并制之制。蓋制作不以善而

以刑焉。五虐之刑。呂刑所謂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也。苗人不以為虐。而自名之曰法。由是以行。下漸上化。則民有惡德矣。呂刑所謂民興胥漸也。故堯竄之。遂絕其君之世嗣焉。劓牛器反刵如置反椓丁角反黥其京反漸音沾

釋曰。孟子趙注云。格正也。此言格君心者也。今謂民心之正焉。釋言云。格來也。鄭以言此經。未洽也。涖臨詩采芑毛傳義也。孫與遜通。猶巽也。易義。順以巽也。結謂結成。若桓六年左傳言成民也。尚書說。民人也。隱三年左傳云。君人者。桓二年左傳亦云然。書酒誥云。惟民自速辜。民謂紂也。今謂苗君曰苗民。其例也。鄭注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又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今以國語呂刑攷之。

三苗當堯時。蓋近高辛氏之末爾。史記云。顓頊崩。高辛立。是爲帝嚳。帝嚳崩。帝摯立。不善崩。放勳立。是爲帝堯。此足徵也。孔疏引鄭呂刑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遂云。上效蚩尤重刑。又云。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此鄭据國語而失其本文者也。昊與皞通。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遂云。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然則楚語所謂其後者。謂自顓頊而後。非謂九黎後人也。蓋楚語於顓頊言九黎。不言三苗也。苗曰三苗。黎曰九黎。其族類多寡實不同。禹貢於雍州云。三苗丕敘。蓋三苗居於西裔者。堯

竄之。非顓頊流之也。呂刑云。蚩尤惟始作亂。此以明有刑之由。非謂蚩尤重刑也。若夫孔疏引僞孔傳者。以爲九黎。即蚩尤也。今以國語言九黎者攷之。知不然矣。靈善。釋詁文。此据書孔疏所從爾雅本也。今本作令善。蓋古通也。殺戮焉。劓鼻焉。刵耳焉。椓陰焉。黥面焉。五者非苗民始爲之也。是苗民始淫爲之也。釋文。泯亦作湎。民有惡德。猶所云民有泯心。呂刑蔡傳云。民起相漸染。是下漸上化也。顓頊讀若專旭。重黎讀重平聲。雍讀去聲。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好去聲惡烏路反

鄭氏曰。不從其所令。言民化行。不拘於言。甚者甚於君也。

民之從君。如景逐表。行如字景古影字

謹案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其慎也。

釋曰。鄭注以爲民化於其所行也。論語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孟子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書鴻範云。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皆可會通乎緇衣之義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赫許百反

鄭氏曰。言百姓效禹爲仁。非本性能仁也。遂猶達也。引詩

書者。皆言化君也。孚信也。式法也。

謹案其三年以前。百姓豈必盡仁乎。論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今舜讓禹而立三年。亦斯驗也。詩小雅節南山篇。毛傳曰。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也。呂刑說一人。天子也。慶善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衆數也。大雅詩下武篇。鄭箋曰。成我周家王道之信。則天下以爲法。是也。蓋法武王也。節音截大師之大音泰

釋曰。鄭注云。非本性能仁也。此其爲文未達其本意焉。今不可不明之也。中庸云。自誠明謂之性。鄭注云。是聖人之性者也。中庸云。自明誠謂之教。鄭注云。是賢人學以成之

者也。今曰。非本性能仁謂效爲仁。是敎也。非性也。此其本意也。故鄭表記注言考道者有非性也之文。然作讀之則疑其與孟子言性善者異矣。且如鄭說。經當曰豈必安仁。奚言盡乎。陳氏澔云。豈必盡仁。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此於經病添文也。孟子稱君仁莫不仁。其謂之何。慶善。詩皇矣毛傳義也。禮內則兆民鄭注云。萬億曰兆。詳孝經集注述疏。天子曰兆民。閔元年左傳文。或曰。成王周成王也。非也。書酒誥言成湯者亦曰成王。其又何說乎。詩毛傳云。式法也。鄭注同。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敎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長

丈反說音悅梏音角德行讀行去聲

鄭氏曰。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己心。梏大也。直也。民之行讀行去聲

謹案爭先人者。不讓而恐後也。論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大雅曰。誕先登于岸。長民者。卽君民者也。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此所由君人也。詩大雅抑篇。梏毛詩作覺。如孝經所引者然。蓋覺與梏古音同。其假借也。爾雅曰。梏直也。說文曰。直正見也。蓋覺者正見之則直矣。易文言曰。直方大。蓋德行直者必大也。抑毛傳云。覺直也。斯干傳。覺亦訓大。可參焉。誕徒亶反

釋曰。章明。詳坊記。易師彖傳云。貞正也。禮器鄭注云。致之

言至也。極也。故此以爲盡焉。釋文。楛苦角。楛直。釋詁文。詩

皇矣朱傳云。岸道之極至處也。釋詁云。誕大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愼爾止。不僭于儀。綍與紼通。倡音唱。危行而行讀行去聲。僭與愆通。

鄭氏曰。言王之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綍引棺索。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則言行相應也。淑善也。僭過也。言善愼汝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嗇音色

謹案出者。言之行於外也。天子王發言之始。其微如絲。其

漸行於外則彌大矣。明當慎也。綸者治絲而合之也。易之屯曰。君子以經綸。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故稱如綸以喻所合之大也。綍大於綸。由絲而綸之。斯有綍矣。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綍與紼通。蓋天子王越之。因動仁孝之思而事天地社稷焉。故稱如綍以喻所事之大也。倡與唱通。曾子曰。君子不唱流言。蓋唱之爲義可推也。論語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其言行皆宜高也。其危言者豈言高於行乎。其危行者豈行高於言乎。易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蓋不相危也。中庸稱君子言顧行。行顧言者。若斯矣。則民之法君子者。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大雅抑

篇。止者若大學稱其所止也。毛傳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傳以大學言敬止者通之也。故大學引詩其儀不忒者。亦申之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斯不僭過焉。舊毛詩作忒。屯朱偷反

釋曰。有秩嗇夫。漢書表列鄉官。鄭以所佩綸言之。隨舉所見云。爾雅釋文云。綸綬也。紼大索。此以綬實言綸。滯矣。其不言喪紼。將謂不辭邪。詩何彼襛矣云。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釋言云。緡綸也。毛傳同。詩采綠云。之子于釣。言綸之繩。詩自一端而言也。夫綸之非一端已也。詩采菽云。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爾雅釋水舉此詩而釋之云。紼縴也。孫炎云。縴

大索也。爾雅釋文紼或作綍。有以此申緇衣釋文者失之。李巡云。綍竹爲索。則非絲也。綍讀若律。易屯象傳云。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此象傳所由言君子以經綸也。朱子中庸章句云。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如朱子說。蓋易繫辭傳所謂彌綸天地之道也。引曾子者大戴禮立事篇文。流言若書金縢所謂流言於國者。游言若書盤庚所謂胥動以浮言者。雖略不同。而其無實則同。故倡與唱義亦同。孝經云。高而不危。蓋危有高之義焉。淑善。釋詁文。譽過。釋言文。鄭注釋止爲容止。釋儀而益言威。此不如毛傳矣。孝經云。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又云。容止可觀。然則容止其末悉該言行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

可象謂之儀。詩抑篇言威儀者數矣。而此惟曰不僭于儀。

則宜獨言儀之實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道行皆去聲於緝熙於音烏

鄭氏曰。禁猶謹也。稽猶考也。議也。話善言也。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於音烏

謹案道與導通。訓也。禁謂禮禁。若論語孔子以非禮勿動禁顏淵也。言亦稽其所敝。行亦慮其所終。皆謹慎焉。互文也。易象傳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文言曰。庸行之謹。蓋經引詩慎爾出話而明矣。詩大雅抑篇。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大

雅詩文王篇穆穆敬之美也。朱子曰。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禮說曰此以見言行皆主敬焉。

釋曰。釋詁云。訓道也。今轉注焉。釋威儀者。據襄三十一年左傳也。釋訓云。穆穆敬也。釋詁云。穆穆美也。詩文王毛傳從美說焉。今本敬言之。於經叶矣。毛傳云。緝熙光明也。今攷釋詁云。緝熙光也。詩昊天有成命云。於緝熙。周語說之云。緝明也。熙廣也。蓋皆稱古義焉。詩行葦鄭箋云。緝猶續也。其本義也。夫光不緝續則不明。故緝訓光亦訓明者。其申義也。熙者光大則廣矣。詩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言續其明也。朱子之義。釋大學所引詩也。今以較鄭緇衣及

大學注焉於文尤洽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從七容反行去聲

鄭氏曰貳不壹也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蜡助駕反謹案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長民者之常也周官大司徒曰同衣服蓋民之齊而壹者無不同矣詩小雅都人士篇都周西都鄭箋曰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是也凡天下民言行之不正每於其服之不正而先見之漢書五行志所以曼服

妖也。妖於驕反

釋曰。周官大司徒注云。言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此周官之法也。鄭子產爲政。使上下有服。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襄三十年左傳可攷焉。管子云。散民不敢服𧝂采。則霸術且然矣。詩都人士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蓋緇衣說同。狐裘自都人士言之。非由大蜡也。當從詩箋。忠信爲周。此魯語釋詩皇皇者華語也。襄十四年左傳云。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今陝西行省西安府長安縣。周西都在焉。鄭注三家。則亡此從詩疏所引文。今本或作二家。非原文也。三家。謂齊魯韓也。諸張呂反。

藏也。褋與雜通。華讀若花。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吉讀為告 忒他得反

鄭氏曰。志猶知也。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謹案為君者可先望而知意焉。若殷湯之三聘。漢昭烈之三顧也。為臣者可先述而志嚮焉。若伊尹之說湯。武侯之對昭烈也。有所決者不疑。有所辨者不惑。史記曰。伊尹作咸有一德。壹與一通。此所謂尹誥也。史記以次湯誥後焉。

明尹誥在湯時告言也。尹者伊尹自名也。躬身也。湯商王號也。詩曰。古帝命武湯。蓋自以尹身言之而稱其君之號者。殆伊尹告勉同官之辭也。詩曹風鳲鳩篇。淑人。善人也。儀則也。不忒不差也。此所由不疑不惑也。鳲音鳩鳲音尸差初加反

釋曰。鄭注云。志猶知也。此當申之而明矣。或曰志者以所述而書志之也。然此非志與知對文之義也。且魯語稱展禽三筴之書。豈不疑者乎。亦三黜爾。曲禮曰決疑。蓋疑者不決焉。論語曰辨惑。蓋惑者不辨焉。書咸有壹德。史記固於湯崩前敘之矣。今僞古文竄之爲伊尹告太甲者。非也。躬身。釋詁文。引武湯者詩玄鳥文。孟子引伊尹云。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蓋湯者稱其君之號也。詩毛傳釋儀爲義。

今以儀則言之。斯可該矣。蓋必其義乃爲則焉。詩毛傳云。忒疑也。孔疏云。忒疑。釋言文。此孔据唐貞觀時爾雅古本也。今本釋言無此文。其有脫歟。緇衣釋文。忒或作貳。蓋異文也。釋詁云。貳疑也。今据釋言云。爽忒也。又云。爽差也。則忒亦差也。夫差者能不疑乎。疑者能不惑乎。

子曰。有國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癉丁但反共音恭好去聲

鄭氏曰。章明也。癉病也。

謹案明其義固示之厚矣。病其惡亦示之厚者。非病其惡無以明其義也。大學言放流者曰。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蓋其厚也。且惡者由是而化焉。論語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皆其厚也。如是。則民情皆壹於好義惡惡而不貳矣。詩小雅小明篇。靖。毛傳謂謀也。共古通恭。敬也。好是正直。其惡不正直可知也。錯與措通

釋曰。釋文。義向書作善。此僞畢命竄之而異文爾。陳氏澔遂以改記文。非也。癉病。釋詁文。靖共詳表記疏。唐石經。有國者。此無家字。宋古本同。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長丁丈反 行如字 援音園 共音恭 邛音窮

鄭氏曰。難知有姦心也。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

民知禁。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則行也。重猶尙也。援猶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知慮讀知去聲辟與僻通

謹案上人疑者上之爲人君有疑也。明乎下難知者自爲人臣而言也。御治也。章好亦章惡。愼惡亦愼好。章好亦以御民之淫。愼惡亦以示民俗。皆上之爲人君無疑也。互文也。民與百姓。變文備稱也。儀行者。儀則以行也。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今言臣所行者皆儀則

以行。重行事不重言辭。蓋以行事考言辭而下無難知矣。其所不及者君所不舉及也。左傳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言君所不舉及也。今臣不援引之。蓋正其所及而下無難知矣。其所不知者。謂所不兼知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君所不兼知也。今臣不煩亂之。蓋飭其所知而下無難知矣。如是。則君不為叢脞之勞矣。詩大雅板篇。小雅巧言篇。夫音扶 皁才早反 脞倉果反

釋曰。御。治。詩思齊鄭箋義也。齊側皆反。鄭注云。儀當為義。

聲之誤也。非也。周官故書儀爲義。蓋古通也。經上文言儀者數矣。奚誤乎。今以儀則言之。而義在其中矣。經上文鄭注云。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斯不爲儀行邪。說文云。儀度也。今攷周語云。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云。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如爲人臣而儀則以行歟。其度之從可知也。度。徒洛反。堯典云。詢事考言。蓋以行事考言辭。斯知人之難而無難也。其所不及不知者。鄭注以堯舜聖人言之。非也。孟子何爲乎非堯舜不敢陳也。豈不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乎。胡氏銓辯之明矣。引左傳者。隱五年文。杜注云。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小臣也。引立政者。周書文。釋言云。攸。所也。皋陶謨云。元首叢脞哉。蔡傳云。叢

脞煩瑣也。板板釋文作版版。釋訓云版版僻也。鄭義同。李
盡。邛勞。釋詁文。共與恭通。維與惟通。故鄭以恭敬及惟使
明其義焉。毛詩釋文。出止共者。共又作恭。蓋止於敬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
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
迪。褻息列反 迪音狄

鄭氏曰。言政教所以明賞罰。康康叔也。作誥。尚書篇名也。
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衍以淺反

謹案爵祿非好賢。是輕爵也。則不足勸。刑罰非惡惡。是褻
刑也。則不足恥。此政教之所以徒爲具文也。康誥周書武
王告康叔之辭。乃猶汝也。敬明者。用罰之要也。呂刑曰。播

刑之迪。即甫刑文無不字。此誤衍也。播猶盤庚言播告之播。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商書曰不迪率典。今迪典義同。故致誤焉。甫刑上文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伯夷爲禮官而降典。是迪也。其豫戒民而折之者。則降典之時播告以刑而迪典矣。言出禮則入刑也。故曰播刑之迪。其爲迪也。則勸以爵而耻以刑。固導而行之也。政教皆宜也。

釋曰。昭十二年左傳云。儒王母弟也。謂康叔也。明乎康誥爲武王告之矣。舊說失之。詳尚書集注述疏。迪道。釋詁文。鄭注釋播爲施。非也。伯夷未及施刑者也。虞書稱臯陶方施象刑惟明。其異職乎。尚書說。伯夷降典。謂下教以禮典也。伯夷典司禮典焉。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治如字去聲比毗志反葉音攝嬖音臂

鄭氏曰。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民之道。言民所循從也。圖亦謀也。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疾猶非也。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

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體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體者。今爲大夫卿士。適與嫡通齊側皆反

謹案邇近也。言大臣與君不親。於是百姓不安。則大臣忠君敬君之不足。而大臣徒富貴之旣有過也。若夫大臣不治事。非大臣不與君親。而近臣私與君比矣。蓋大臣雖欲親之以治事。而其勢不能。此所謂以小謀大也。論語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言大臣不治也。葉公戒以小謀敗大作者察於斯矣。故子思引以明之。子思子先戒以小謀大而推其餘。葉公先戒以小謀敗大作而推其餘。蓋大臣統一國而治焉。皆主言大臣也。大臣能治。其餘無不治矣。周

官以冢宰為大臣。凡遠近內外及女職諸官。皆其治也。內
外自京師而言。猶周書言內服外服也。疾害也。以遠言近
而邇臣疾者。若新進之閒君側人也。以內圖外而遠臣蔽
者。若中御之失邊將才也。楚僭稱王。故夫人僭稱后。今節
取其言。亦如其稱爾。葉公僭稱公。論語固直書也。閒及將皆去聲
釋曰。忠君敬君。孝經義也。此與下文言敬大臣者不同。鄭
注云。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鄭以為兩不足也。夫大臣
不忠。當退之。尙何敬之乎。或曰。君待大臣忠且敬也。言親
大臣也。非也。經云。大臣不親。豈曰不親大臣乎。經下文云。
大人不親其所賢。蓋為文宜然也。鄭注云。言近以見遠言
大以見小。互言之。此鄭淆於下文云爾。大臣與邇臣。經特

言之。非互言之也。鄭注云。凡謀之當各於其黨。鄭以爲於其黨則知其過者寡也。然大小內外何爲而以黨言乎。黨人不護過乎。鴻範豈不貴無黨乎。論語云。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謂君子小人之類也。豈如鄭說乎。鄭注云。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鄭言內外者。妄見必爲遠臣言之乎。孟子云。非疾痛害事也。則疾者害也。隱三年左傳云。遠間親。新閒舊。此新進所以致疾於君側人也。兵法云。軍不可從中御。蓋將在外而易蔽也。鄭注釋民之道。釋葉公之言。善矣。周書祭公篇。蓋世所稱逸周書祭公謀父之顧命以告周穆王者也。祭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

今葉公其本乎。祭公者歟。或曰。經當作祭公。非也。其辭不悉同。周書本或作疾莊士大夫卿士。則因緇衣文益之爾。祭側介反。孔注云。固陋也。鄭注釋葉公者。孔疏謂据左傳及世本也。釋顧命者。本周書顧命義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仇音求 己音紀

鄭氏曰。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壹德也。詩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克能也。由用也。

謹案詩小雅正月篇。則者。若大雅言維民之則也。轉而言

之。故曰彼求我則。爾雅曰仇仇。傲也。君陳。詳坊記。由從也。
從而用之也。
釋曰。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詩毛傳以謷謷通之。明其傲
也。傲則執之不固矣。朱傳於仇仇不從釋訓。而以則爲法
則。從釋詁也。今酌焉。或曰。鄭注於此不釋則。詩箋亦然。蓋
則者語助辭。此詩倒文例也。猶曰彼則求我。似矣。然求我
者何求。非求我法則邪。經上文稱所賢。下文稱見聖。皆求
法則焉。由用詩君子陽陽傳義也。釋詁。由從義同。其義可
會通矣。敖敖讀平聲。經引君陳者。孔疏云。此成王戒君陳
之辭。蓋据僞古文君陳而言。爾不足徵也。經下文引兌命
者。鄭注云。兌當爲說。謂傅說作書以命高宗是也。名之曰

兌命以師道尊焉故學記引說命者三皆其言學以命教之也孔疏云傅說作書以戒高宗蓋據僞古文說命而言爾凡經引尚書諸篇其爲僞古文所有者釋文皆舉其異同皆不知其僞而據之也孔疏於下文言君奭者則云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由是言之疏屢言鄭不見古文尚書不亦誣乎鄭古文本蓋傳自衞宏賈逵馬融者也元與原通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溺乃歷反夫音扶易以智反大音泰覆芳服反省悉井反括古活反兌讀爲說音悅笥司吏反孽魚列反逭乎煥反吉讀爲告天讀爲先相去聲

鄭氏曰。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没不能自理出也。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淵洪波。所當畏慎也。由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爲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雖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

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爲哼。或爲悖。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叛。君無所尊。亦如溺矣。君子慎所可褻。乃不溺矣。越之言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顚蹷汝之政敎以自毀敗。虞。王田獵之地者。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已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羞。當愼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常恕己不害人也。違猶避也。逭逃也。尹吉亦尹誥也。

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孼。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覆芳服反。泳音詠。扞胡旦反。數色角反。哼與悖通。卒與猝通。歷音厥。聲怒上聲。朝音潮。亳步各反

謹案小人。小民也。大人。謂君子之有位者。呂氏曰。德謂水之德。是也。月令曰。盛德在水。狎習也。鄙古通否。史記鄙德。即堯典否德也。易說否者閉而不通。蓋塞也。今謂民之氣質閉於人而有鄙塞心焉。世所謂愚民無知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蓋天地生人之性皆善。而成性於人。鮮能無氣質

之偏。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由閉於人也。其鄙塞心則有矣。論語言無知者所以及鄙夫也。非敬而無敢慢者。安能覺民通其鄙塞心而無壅以溺歟。經言君子之愼而不言大人者。以大人卽君子爲之也。故其四引書者皆愼於口。而愼於民。非特惟口起羞之獨明也。其不言小人之愼者。本因溺於水者人皆知之。以明溺於口。溺於民者人鮮知之。則其愼於水不待言也。命者出自口而加諸民。故以大甲喻所省之愼者言之。矢末曰括。謂與弦相會也。括會也。甲冑者身之兵備也。兵備在身。人皆見而知之。其他兵備無不知矣。故特言甲冑也。惟甲冑起兵。當陰備。不使疑忌也。兵法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今乃且形於甲冑

乎。史記稱子貢之言曰。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蓋兵所由起也。或曰。甲。介也。曲禮曰。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如其失也。軍容不肅。則必不能兵。乃使覘國者輕之而起兵矣。惟衣裳在笥。當藏之以待有德。不敢妄賜也。猶詩美彤弓者稱其受言藏之也。史稱韓昭侯有敝袴藏之以待有功。況章服乎。說命自口而下。以衣裳次乎甲冑干戈之閒。蓋衣裳者口所錫命之用。而於行師尤要也。其甲冑干戈而行師。則用民也。易之師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此其愼也。孽禍也。大甲說以夏桀之不愼者言之。尚書大傳敘桀之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

其自作孽者則出其口焉。故湯誓叙其民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由慢民而孽甚也。躬身也。鄭氏曰。天當爲先字之誤。是也。見謂朝見。蓋伊尹溯其五就桀時也。自由也。臯陶謨曰。自我五禮。蓋由禮焉。今言由忠信也。魯語曰。忠信爲周易之乾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易之坤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蓋終者必貞夫忠信而終也。相者相湯也。言尹身先見桀于西邑夏。由忠信而有終。此伊尹之亂亦進也。見桀則明於有守而終去也。言尹身今相湯。亦惟忠信而有終。此伊尹之治亦進也。相湯則期於有爲而終事也。今由尹誥言之。蓋忠信者口如其心而民服。其愼可知矣。孟子稱伊尹之言曰。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於是乎相湯而伐夏救民其忠信而於口於民皆不溺者如此否音鄙鮮上聲壅於用反覘音占彤音同袴音庫朝音潮夫音平

釋曰鄭注云言人不溺於所敬者鄭對經言所褻者而釋之斯為一節提要焉泳游據詩谷風說也潛行為泳鄭注釋德者以人之德言之非也經言溺者三斯乃益三為四其不究甚乎鄭注言侮狎者蓋閱歷之言而以言此經未洽也曲禮云不侵侮不好狎蓋狎與侮不同論語云雖狎必變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故德可言狎而不可言侮也狎習釋詁文或曰費如曲禮不辭費之費然費與煩對文則辭費在煩之中矣當從鄭焉論語云惠而不費明乎費

之有惠者也。今徒口惠乎。釋文。費芳貴反。哱與悖通。皆費之異文。則由異讀而然矣。中庸釋文。費扶弗反。大學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此受之者難。豈如口費之易溺乎。鄭注從費。蓋經本文也。論語云。駟不及舌。惜君子也。鄭注言民心鄙詐者。非也。其不類荀子性惡云乎。董子言性者則云。或仁或鄙。是鄙者不仁也。此非性善義也。呂氏云。民賤。故鄙怨。然鄙謂怨乎。劉熙釋名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今借參焉。詩鄘風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蓋塞之不閉而能通矣。孟子言茅塞心者。異學閉之也。此言鄙塞心者。氣質閉之也。引成性者。易繫辭傳文。鄭釋省度者。詳矣。而括義略焉。今釋括者据釋名說也。括會詩車舝毛傳義也。

鄭注言慎軍旅者。則甲冑與干戈無畏矣。何其獨於甲冑言起兵乎。詩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弗曳弗婁。鄭注言在笥者。似也。是儉不中禮焉。非溺人者也。引子貢者。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蓋爲越之報吳言之也。曲禮注云。介。甲也。今轉注焉。禮檀弓覬國注云。覬。闚覦也。引韓昭侯者。見通鑑周紀。厥躬謂其謀動兵者之身也。大學云。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鄭注酌焉。逭逃。釋言文。相助。釋詁文。鄭注以先爲先祖。非也。如其說。則經言尹先可矣。躬之爲言。不若綴旒乎。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又云。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明先見桀而後相湯也。故孟子云。治亦進。亂亦進者。伊尹也。釋詁云。由。自也。今轉注焉。有

守有爲書鴻範文。尹誥者史記所稱咸有一德也。豈其誣乎。易繫辭傳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故貞夫忠信。則咸有一德矣。易坤象傳云。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經上文引大甲。此引尹誥。則尹誥非大甲矣。今僞古文竄尹誥此文於僞大甲焉。何其妄也。孟子引大甲可違也。作猶可違。不可以逭作不可活。皆僞者所襲也。夏都安邑。湯居亳在商丘。伐夏後遷偃師。亦稱亳。故伊尹統而溯之曰西邑夏。今山西行省解州安邑縣。古夏邑在焉。河南行省歸德府商丘縣東南。湯所居亳也。河南行省河南府偃師縣西湯所遷也。經文見或爲敗。邑或爲子。皆文殘而譌爾。畫力俱反。屢曳也。解讀若蟹。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勞如字雅音牙資如字

鄭氏曰。莊齊莊也。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齊側

皆反長丁丈反鄭讀勞去聲來力再反與平聲鄭讀資爲至

謹案民以君爲心。謂君如主百體之一心也。君以民爲體。謂民如從一心之百體也。心莊肅而心好之正。則體舒容敬身必安之正。故心以體全。心不莊肅而心好之不正。則體不舒容不敬。身必安之不正。故心亦以體傷。蓋君民猶然也。君好之正。則民必欲之正。故君以民存。君好之不正。則民必欲之不正。故君亦以民亡。以者君以之也。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存亡之異也。詩逸詩。正長也。蓋非正不能長民也。令謂先長民者。呂刑有明清之言。令謂諸政之言也。成平也。卒終也。勞病也。言令誰能秉持

國平乎。彼不自爲政之正也。則終病百姓矣。蓋逸詩憂民之意。歎其不如昔之先正焉。君雅說。資取也。謂取而用之也。越語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蓋資皮則資冬矣。資絺則資夏矣。祈者。祭而求之也。禮祭法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周官大祝掌六祈。四曰禜。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是祈寒暑也。今經之言互文也。言夏日而暑雨。小民苦之。則惟曰怨焉。以爲祈暑不可也。將取於冬而祈寒乎。小民又苦之。亦惟曰怨焉。今互言之。蓋曰。冬日寒雨。小民惟曰怨。資夏祈暑。小民亦惟曰怨。蓋民體皆有不安也。則君所以求如寒暑之中而安民體者宜矣。帥與率通。相近讀如字。大祝之大音泰。禜音詠

釋曰。孟子云。氣體之充也。又云。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或以言此經。失之矣。彼動也。非傷也。其動。非心以之也。荀子王制篇云。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哀公篇。且以爲孔子引傳焉。此荀子傳聞之辭爾。大戴禮錄孔子三朝記。又敘孔子對哀公者綦詳。而無及於水舟云者。或以言此經。亦失之矣。夫水之覆舟。不有險而逆行者乎。彼非舟不愼也。非君以之也。春秋所由誅亂賊也。大戴禮小辨篇云。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此孔子對哀公問也。而政不善者。可反思矣。今緇衣義同。正。長。釋詁文。成。平。詩節南山毛傳義也。鄭箋亦以持國平言之。今言八成者。據周官小

宰職也。然不如持闔平之無所不該矣。釋詁。平。成義同。卒終。勞。病。皆釋詁文。鄭注釋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者。於文未適也。論語左傳嘗引逸詩矣。此所引皆爲逸詩。其有與毛詩節南山篇略同者。適同之爾。歐陽氏謂孔子刪能字。非也。如孔子果刪之。豈子思子復引之乎。今以朱子采蘇氏說釋節南山者通之。亦旁通之義也。鄭注於尚書篇名言作者。作屬下讀。謂以君雅臣名作篇名焉。鄭釋資釋祈。皆以爲方言爾。蓋至者資之轉聲也。祈讀若祁。宣六年公羊傳祁彌明。宣二年左傳作提彌明。釋文提上支反。史記晉世家作示眯明。此鄭說所由也。公羊傳齊人胡毋子都爲之鄭氏。北海高密人。居故齊地也。齊與魯鄰。故知其方言。

今以釋此經非也傳經者不有古本所傳乎越語注云資取也說文云凡雨之屬皆从雨又云霓雨凝古作冰蓋寒雨也僞古文君牙去日字以資作咨竄之爲兩怨咨而絕句焉以祈作祁亦竄之爾以互文觀之經之爲文至文也雖一字安能動乎禮祭法言相近者鄭讀爲禳祈亦祈寒暑也今讀如字詳尚書集注逑疏六宗說引禜義者昭元年左傳文或曰詩之適同何也蓋此例不一焉詩小雅出車之五章略同於國風草蟲之首章可舉隅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行去聲

鄭氏曰類謂比式

謹案禮說曰事上者其告言當義之正惟其身不正斯其

言不信則其身之守義不壹其行與其言無相類也中庸所以推誠身爲獲上之本也

釋曰學記有比類之稱猶比式也鄭注酌焉詩瞻卬云威儀不類毛傳云類善也釋詁義同蓋威儀者行也其不類者行無善也無比式之善也今事上而言不信者是言善而行不善其行與其言無相類也亦無比式之善也卬古仰字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行有讀行去聲行之讀行如字

鄭氏曰。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熟慮於衆也。精或爲清。自由也。師庶皆衆也。慮度也。言出納政教當由汝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度徒洛反

謹案生則不可奪志。若學記稱辨志者強立而不反也。死則不可奪名。若論語稱成名者顛沛必於是也。質呂氏謂正也。蓋質正於有道也。略謂約要也。論語曰。多聞闕疑。今君子多聞。則質正而守存之也。志古通識。易之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論語曰。多見而識之。今君子多志。則質正而親愛之也。若學記稱博習親師也。此多學而未行矣。君子由是精知焉。則以約要爲略而行用之

也。易繫辭傳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其卽中庸學問思辨而行者歟。君陳說。蓋質正庶言之略也。詩曹風鳲鳩篇。儀則也。卽所謂格焉一也。毛詩作一兮。亦義同。識音志

釋曰。鄭注釋質釋志者。於文未洽也。釋詁云。質平也。詩何彼襛矣毛傳云。平正也。則質亦正也。論語云。就有道而正焉。質正之謂也。廣雅云。略要也。今謂約要。如論語說然也。或曰。親謂親見者。經上文言守多聞。則此當言志多見也。異乎質所聞者之未親見也。然經豈曰親而質之乎。漢書溝洫志贊云。孔子曰。多聞而志之。此識作志。蓋古通也。多見作多聞。用論語互文焉。若緇衣此文。於多聞言守之。其志之不待言也。故多聞外別言多志。乃義同而文不同爾。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精知而略行之今以參緇衣此文略而與而略互倒其文亦義同而文不同爾釋詁云師衆也又云庶衆也虞度釋言文淮南子詮言訓篇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蓋所引詩也皆不作兮與毛詩不同而叶於緇衣此文矣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能好讀好去聲惡烏路反好仇讀好上聲

鄭氏曰正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徼利其友無常也邇不惑遠不疑言其可望而知

邇近也。仇匹也。徼古堯反

謹案君子好其正者。所謂好是正直也。小人毒其正者。所謂寧爲荼毒也。左傳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有鄉猶有定也。孟子稱孔子言心不操存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今言君子之朋友。於心好其正。則定而有鄉矣。有方。猶有辨也。易曰。方以類聚。又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今言其惡不正。則辨而有方矣。所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禮說曰。邇者不惑。儒行言交友者所謂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也。遠者不疑。儒行所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也。蓋以朋友之遠近說焉。詩周南關雎篇詩說。好猶美也。仇毛詩作逑。亦作仇。毛傳曰。逑匹也。亦義同。行去聲樂音落雎七胥反逑音求

釋曰。鄭注以正爲匹破字釋之。非也。禮說云。小人亦有同惡相濟者。豈皆相毒邪。引左傳者。昭二十八年文。引易者繫辭傳及未濟象傳文。大戴禮勸學篇云。君子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辟邪而道中正也。彼鄉以地言。若韓文稱君子鄉矣。或以言緇衣此文。非也。夫其惡有方。又安可以地言乎。仇匹。釋詁文。此斷章取義焉。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鄭氏曰。言此近徼利也。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富貴貧賤之利也。

謹案輕絕貧賤。謂貧賤之賢者。重絕富貴。謂富貴之惡者。

不堅蓋所好不篤。雖賢將不利焉。不著蓋所惡不彰。雖惡將有利焉。漢書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斯斥其利交也。詩大雅既醉篇。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今引詩以明賢者有威有儀。惡者無之。將何所以相攝佐乎。翟音宅迺與乃通

釋曰。引漢書者。見鄭當時傳。攸所釋言文。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鄭注酌焉。揚倞荀子注引詩鳲鳩毛傳云。儀義也。今詩疏本作鄭箋。儀禮士冠禮鄭注云。攝猶整也。蓋整者正也。史記列傳敘晏子攝衣冠者。謂正其衣冠也。鄭言相攝正。與毛言相攝佐者不同。而鄭箋亦與毛同。其

義皆洽也。孔疏淆之矣。或讀鄭注正不以連文。非也。成二年左傳云。攝官承乏。故攝有相佐之義焉。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旣醉此文而釋之曰。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則毛鄭義無不該矣。或曰。鄭注云。不以富貴貧賤之利也。何也。蓋不利乎富貴其貧賤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好去聲行戶剛反

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爲不歸於德。歸或爲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遺與饋通辟與僻通

謹案歸懷也。故本或為懷。經言君子不自留。明乎有留君子者也。言留君子者以私惠。則君子不歸彼德矣。雖彼留君子。而君子不自留焉。若齊宣王留孟子以萬鍾。而孟子卒去齊也。詩小雅鹿鳴篇。毛傳曰。周至。行道也。蓋至道者德也。

釋曰。詩皇矣云。予懷明德。毛傳云。懷歸也。則歸亦懷也。鄭注釋自留者以為君子不以身留於此人也。此注文省於字。於猶于也。虞書云。無教逸欲有邦。蓋有邦上省于字。文法有然。孔疏云。不用留意此等人。失鄭義也。斯豈以身留者乎。孟子去齊。以齊宣王伐燕取之。孟子諫王而不聽爾。故曰。王庶幾改之。今既不改之矣。乃欲以區區萬鍾留行。

則私惠也。孟子趙注云。衛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畱以答之。此可反觀矣。鄭注釋周。與毛傳不同。如會通之。皆洽也。忠信爲周。謂周至焉。忠信之道。至道也。至道大道也。詩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朱子詩傳引緇衣此文言君子而釋之曰。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畱矣。此朱子由詩本義而推也。人之好我。卽受惠之人也。禮疏云。言燕飲愛好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此疏申鄭者。以斷章取義也。人之好我。卽施惠之人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軾音式覃音潭射音亦

鄭氏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射厭也。言己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己音紀

謹案此示隨事知人者必在即事見聞也。若皋陶謨謂載采采以知人也。軾與式通。後漢書張湛傳軾輅馬。即曲禮式路馬也。論語記孔子者曰。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蓋有車而見其軾。斯知其禮敬何如人也。故苟有車者。必在見其軾焉。衣公衣也。葛覃曰。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則衣為公衣矣。故與有車連文。而亦曰苟有。明車服非人皆有也。召南大夫其羔羊之皮。之革。之縫。蓋有衣而見其敝。斯知其節儉也。如其國奢則示之以儉。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其敝

當有然矣。且見緇衣之敝。斯知又改爲而不負好賢也。故苟有衣者。必在見其敝焉。有人於此。苟或言之。無耳語之私而聞其聲。斯知其與人無私也。故人苟或言之者。必在聞其聲焉。中庸稱孔子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以行者遽廢則無成也。故苟或行之者。必在見其成焉。皆示隨事知人也。葛覃詩周南篇。射毛詩作斁。上文曰。苟有衣。必見其敝。其義恐難明也。故獨引詩以明之。且不統稱詩而特稱葛覃以表服之之物。朱子曰。服之雖敝而不厭棄也。或曰。子思子引詩不一。其稱何也。蓋詩可斷章。故統稱詩者多。其或稱國風稱小雅稱大雅。此參錯以備稱爾。猶統稱也。若其稱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葛覃

曰服之無射則特稱篇名而有取焉輅與路通澣戶管反已音以錯七各反

釋曰鄭注以舉事後驗言之其釋車釋行可如鄭說矣其

釋衣釋言則有滯焉夫儆爲衣之終故以後驗言之而曰

衣或在內新時不見亦思在內之衣儆時亦人有不必見

乎人苟或言之如言於人者聲之大也即必聞其聲矣待

後驗如言於人者聲之微也則不必聞其聲矣孔疏申鄭

者詎能析邪鄭注云見其軾謂載也鄭以爲帷載乃有軾

敬也蓋以軾通式也孔疏失之禮家釋軾皆以爲車前器

故有謂儆爲徹之省者以求對文皆非也呂氏春秋云魏

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國人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

木之敬蓋以布衣賢者不敢不軾之也於是乎秦欲攻魏

而輟兵矣。吳越春秋云。越王句踐伐吳。道見鼃。爲之軾。士卒問曰。君何爲敬鼃。句踐曰。鼃見敵而有怒氣。故爲之軾。蓋本韓非子說也。此雖非軾敬之常。然越王報吳之志亦可知矣。兩引春秋。軾字皆原文。詩唐風云。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言命服也。卽公衣也。此異乎豳風言無衣何以卒歲之爲民衣矣。蓋經有文同而義異者。當以上下文推之而明也。經曰。苟有衣。如民衣。則人皆有也。豈嘗曰苟有乎。蓋車服一例也。書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蓋其車載物而已。民無乘車而軾者也。詩召南羔羊說云。革乃皮之無毛者。故縫出焉。言其敝也。此詩序所謂大夫節儉也。革古音亟。引晏子者。禮檀弓說也。釋文云。人苟

或言之。一本無人字。此陸氏言異本也。蓋異本遺之爾。豈察經所以特立文之善乎。此非同苟或行之句無人字也。又此人字非貫苟或行之句也。史記武安侯傳言灌夫行酒者云。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夫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若此者。人苟或言之。不聞其聲。非有私歟。釋詁云。載行也。采事也。皋陶謨云。乃言曰。載采采。蔡傳云。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此知人之說也。緇衣此文稱必者四。或曰車輿衣爲言與行比也。或曰上三者皆爲行之必成輿也。豈叶乎。蓋卽事見聞。如以詩擬之。皆賦也。射厭。釋詁文。讟與蛙通。呫讀若帖。囁而涉反。興讀去聲。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
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行從則行讀行去聲寡如字玷丁念反爲古音譌五禾反奭始亦反古文周爲割田觀爲申勸文王爲寧王
鄭氏曰。從猶隨也。以行爲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爲顧。
聲之誤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
之何。允信也。展誠也。奭召公名。君奭作尚書篇名也。古文
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
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
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

下也王天下讀王去聲

謹案寡禮說讀如字寡少也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明乎力行者之寡言也易繫辭傳曰吉人之辭寡大其美而小其惡蓋行飾言亦飾也今民不得然感於其信也詩大雅抑篇論語稱南容三復白圭即此詩也小雅詩車攻篇允也毛詩作允矣君子之信大成非小成比焉誠不虛也古文君奭曰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今本與鄭同而讀割絕句則不同君奭上文曰有殷嗣天滅威今言在昔上帝割者自殷滅而言也此猶大誥言天降割也多士曰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申董也勸勉也君奭上文言念上帝

命者。則曰。惟人。明以人臣勸人君也。多方曰。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寧王者武王也。大誥曰。寧武。又曰。寧考。皆言武王也。君奭上文曰。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明既勸文王之德而受命也。故於寧王爲重勸焉。言在昔上帝割殷。則帝命必有所集矣。惟其重勉武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其身。此以見君子德行之信極乎上孚天命也。

三去聲。重平聲。

釋曰。書微子篇云。我不顧行遯。釋文顧音故。徐音鼓。此徐邈讀顧上聲。與寡聲近焉。惟鄭釋寡者破字釋之。非也。釋詁云。寡罕也。少猶罕也。允信展誠。釋詁文。鄭注言古文者。是矣。釋言云。蓋割裂也。此蓋割義同。鄭以言此經。非也。言

天勸之。不言人勸之。此於君奭。於緇衣。上下經文。其義皆不貫也。鄭以寧王爲文王。非達大誥歟。詩何彼襛矣云。平王之孫。毛傳云。武王女文王孫。則文王爲平王矣。非寧王也。周語云。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其義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彼文王豈身王天下乎。書大誓疏謂鄭言文王生稱王。非也。鄭因伏生大傳而失之也。禮大傳周言追王文王矣。引大誥及多士多方者。皆周書也。申重釋詁文。勸勉說文義也。鄭注言今博士讀者。今文尚書也。鄭不從焉。以其亦異文之失爾。詩緜云。虞芮質厥成。蓋以爭田質平於文王而致讓也。陸氏佃以釋周田。非也。虞芮相讓之田。豈遂爲周田乎。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與平聲兌讀爲說音悅偵讀爲貞

鄭氏曰。恆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恆之德也。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效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羞猶辱也。偵問也。問正爲偵。婦人

從人者也。以問正爲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斡事。而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放上聲

謹案南人。南國之人也。古稱東人西人。皆自其國稱焉。詩小雅小旻篇爾雅曰。繇道也。猶與繇通。說命言惡德者猶孝經言凶德也。鄭氏謂惡德無恆之德。是也。蓋通上文而言。古者爵有德於大廟。今祭統可攷也。故說命告高宗者言祭而先稱爵焉。無猶毋也。鄭氏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其說明矣。民人也。古以爲上下之通稱。若商頌所謂先民也。抑說命以民言之。而不敢斥其君歟。以高宗肜日稱祖己之言者推之。則高宗蓋有煩於祭祀者矣。故說命與祖己說同。祖己亦以民言之也。立者立之

不廢也。大誓曰。立功立事。而汝也。言凡人當立汝之正事。此祖己所謂正厥事也。上文言爵無及惡德者。蓋立德焉。節民之正事所由立也。純專也。大也。言若專大汝之祭祀。是反爲不敬。此祖己所謂典祀無豐于昵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此之謂也。蓋祭祀之事。純爲不敬以專大者。其事必煩矣。事煩則無恆。遂亂正矣。亂正以事神則難矣。鄭氏謂難以得福也。易恆九三及六五爻辭。貞今易本作貞。九三以陽剛居陽位。其德宜久於其位以有恆也。乃志從上六而不恆其德乎。則自取羞矣。承進也。朱子曰。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言人皆得進之。不知其所自來。是也。故易象傳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五爲陽位。夫子象

焉。以六居五。則陰之柔中者。下從九二。以順爲正。其恆。如婦人之貞。而無夫子制義之恆。故易象傳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緇衣之篇。終以無恆之戒。何也。其篇集義相生。好惡之正而無所溺。言行之壹而無所飾。驟以致之。君與臣民皆信。上易事者不疑。下易知者不惑。其思有淑人。君子風焉。淑人。稱善人也。君子。法聖人也。而皆自有恆始也。論語稱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明有恆者將進於善人。君子以終聖人之學也。蓋有恆者不貳其心而有常。使人倫中諸正事之常於是乎立。皆無所溺也。故無所飾也。孔子曰。亡而爲有。

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悲其無恆而多飾也。大廟之大音泰大誓同彡音融己音紀昵乃禮反遠去聲无古無字亡與無通

釋曰。恆常。釋詁文。易彖傳云。恆久也。蓋常則久矣。詩小雅有東人西人之稱。別於其國之居方也。南人其例也。引爾雅者釋詁文。論語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鄭注云。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蓋鄭即以緇衣引南人之言者推論語也。然使有常之人而疾不可爲。亦豈巫醫所能治乎。朱子本衛瓘說以爲無常之人作巫醫役猶不可也。其義得焉。蓋論語引言巫醫。緇衣引言卜筮。則南人之言各出矣。皇疏謂南人有兩時兩語。是也。論語述孔子之言。緇衣述子思子之言。則亦各出矣。論語

引易恆九三爻辭。緇衣幷引恆六五之文。其言各出故也。鄭注緇衣此經。所得多矣。其釋純者。於文未適也。由鄭言之。其讀曰。民立而正。曰。事純曰。而祭祀。是爲不敬。蓋失其讀矣。引高宗彤日者。商書文。中庸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所謂豫者。豫誠也。正則無不誠矣。引大誓者。漢書郊祀志所稱逸文也。中庸鄭注云。而之言汝也。今攷書皐陶謨無逸洛誥諸篇。告君者亦稱汝焉。古人質也。書鴻範云。而康而色。其連綴而字爲文者。與此略同。僖二十四年左傳有立德之稱。晉語賈逵注云。純專也。純大。釋詁文。書酒誥云。純其藝黍稷。此純其正者也。反之。則純其不正者矣。今之恆言猶是也。後漢書黃瓊傳云。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

聲。豈不言謚曰純邪。尚書說。昵。與禰通。馬氏云。昵考也。僞古文說命襲此經而竄之。則失其辭之古矣。說文云。承奉也。廣雅云。奉進也。則承亦進也。說文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周官天府注云。問事之正曰貞。今緇衣注義同。周官大卜云。凡國大貞。謂大事問正焉。非如小事也。故易屯九五云。小貞吉。大貞凶。其義也。夫問正者非欲其事正而固乎。易師彖傳云。貞正也。乾文言云。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其義相生矣。故朱子釋貞則以正而固言之。鄭注於此則以爲男子之貞當專行幹事也。斯觀其會通者歟。以順爲正。本孟子言。蓋女子無違夫子之順也。大卜之大讀若太。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性善。養

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此王充爲論衡而不察其言相出入者爾。夫性善而或有氣質之蔽焉。孔子易傳明之矣。宓子賤漆雕開學於孔子而受業身通者也。烏有言性惡者乎。今以公孫尼子所作緇衣篇攷之。曰夫民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明乎其言性善也。曰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明乎其非言性惡也。閉於人之氣質。非性惡而閉於天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三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